

全上古三代秦汉
三国六朝文

上古三代
秦汉

第一
玉册

全漢文卷四十七

烏程嚴可均校輯

何武

武字君公蜀郡郫人元帝初武射策甲科爲郎永光初遷鄠令
免河平末舉賢良方正對策拜諫大夫遷揚州刺史陽嘉初入
爲丞相司直拜清河太守免元延中徵爲諫大夫遷兗州刺史
入爲司隸校尉徙京兆尹左遷楚內史遷沛郡太守復入爲廷
尉綏和初代孔光爲御史大夫改大司空封汜鄉侯免元壽初
復徵爲御史大夫徙前將軍平帝初坐與公孫祿互相稱舉免
尋爲王莽所誣自殺諡曰刺侯

上封事薦辛慶忌

虞有宮之奇晉獻不寐衛青在位淮南寢謀故賢人立朝折衝厭
難勝於亡形司馬法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夫將不豫設則亡已

應卒士不素厲則難使死敵是已先帝建列將之官近戚主內異
姓距外故姦軌不得萌動而破滅誠萬世之長冊也光祿勳慶忌
行義修正柔毅敦厚謀慮深遠前在邊郡數破敵獲虜外夷莫不
聞迺者大異竝見未有其應加已兵革久寢春秋大灾未至而豫
禦之慶忌宜在爪牙官已備不虞

漢書辛慶忌傳時數有灾
異丞相司直何武上封事

上書薦傅喜

喜行義修絜忠誠憂國內輔之臣也今日寢病一旦遣歸眾庶失
望皆曰傅氏賢子已論議不合於定陶太后故退百寮莫不爲國
恨之忠臣社稷之衛魯已季友治亂楚已子玉輕重魏已無忌折
衝項已范增存亡故楚跨有南土帶甲百萬鄰國不已爲難子玉
爲將則文公側席而坐及其死也君臣相慶百萬之眾不如一賢
故秦行千金已間廉頗漢散萬金已疏亞夫喜立於朝陛下之光
輝傅氏之廢興也

漢書傅喜傳哀帝卽位喜爲右將軍傅太后不
欲令喜輔政上於是賜喜已光祿大夫養病大

司空何武尚書令
唐林皆上書言

奏置三公官

古者民樸事約國之輔佐必得賢聖然猶則天三光備三公官各有分職今末俗之弊政事煩多宰相之材不能及古而丞相獨兼三公之事所已久廢而不治也宜建三公官定卿大夫之任分職授政已考功效

漢書朱博傳

奏置州牧

古選諸侯賢者已爲州伯書曰咨十有二牧所已廣聰明燭幽隱也今部刺史居牧伯之位秉一州之統選第大吏所薦位高至九卿所惡立退任重職大春秋之義用貴治賤不已卑臨尊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不相準失位次之序臣請罷刺史更置州牧已應古制

漢書朱博傳何武爲大司空與丞相方進共奏言

奏請內史如都尉

往者諸侯王斷獄治政內史典獄事相總紀綱輔王中尉備盜賊
今王不斷獄與政中尉官罷職并內史郡國守相委任所曰壹統
信安百姓也今內史位卑而權重威職相踰不統尊者難曰爲治
臣請相如太守內史如都尉曰順尊卑之序平輕重之權漢書何武傳武
爲御史大夫司空與丞相方進共奏言制曰可曰內史爲中尉

華陰守丞嘉

嘉史不著其姓元帝時爲華陰守丞

上封事薦朱雲

治道在於得賢御史之官宰相之副九卿之右不可不選平陵朱

雲兼資文武忠正有智略可使曰六百石秩試守御史大夫曰盡

其能

漢書朱雲傳

朱雲

雲字游魯人居平陵元帝時爲博士遷杜陵令坐故縱亡命會

赦舉方正爲槐里令下獄減死爲城旦成帝世不復仕年七十餘終於家

上疏劾韋玄成

丞相韋玄成容身保位亡能往來

漢書朱雲傳

侯應

應建昭中爲郎中

對問罷邊備事狀

周秦以來匈奴暴桀寇侵邊境漢興尤被其害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爲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於幕北建塞徼起亭隧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來寇少所蔽隱從塞已南徑深山谷往來差難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

哭也如罷備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聖德廣被天覆
匈奴匈奴得蒙全活之恩稽首來臣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彊則
驕逆天性然也前曰罷外城省亭隧今裁足曰俟望通燹火而已
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二也中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
猶尙犯禁又况單于能必其眾不犯約哉三也自中國尙建關梁
曰制諸侯所曰絕臣下之覬欲也設塞徼置屯戍非獨爲匈奴而
已亦爲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舊逃亡四也近西羌
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畜產妻子曰此怨恨起而背
畔世世不絕今罷乘塞則生嫚易分爭之漸五也往者從軍多沒
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大也又邊人奴婢愁苦欲
亡者多曰聞匈奴中樂無奈俟望急何然時有亡出塞者七也盜
賊桀黠羣輩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則不可制八也起塞曰來
百有餘年非皆曰土垣也或因山巖石木柴僵落谿谷水門稍稍

平之卒徒築治功費久遠不可勝計臣恐議者不深慮其終始欲
曰壹切省繇戍十年之外百歲之內卒有它變障塞破壞亭隧滅
絕當更發屯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九也如罷戍卒省候望單
于自己保塞守御必深德漢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
狄之隙虧中國之固十也非所已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
漢書匈奴傳下呼韓邪單于上書請罷邊備塞吏卒天子下其議
議者皆曰爲便郎中侯應習邊事曰爲不可許上問狀應曰云云
對奏天子有詔
勿議罷邊塞事

辭宣

宣字贛君東海郟人元帝時爲廷尉書佐都船獄史後曰大司
農斗食屬察廉補不其丞復察廉爲樂浪都尉丞舉茂材爲宛
句令遷長安令成帝卽位補御史中丞出爲臨淮太守徙陳畱
太守陽朔初爲左馮翊歷少府拜御史大夫鴻嘉初代張禹爲
丞相封高陽侯永始中罷歸後徵加特進哀帝初免爲庶人

上疏言吏多苛政

陛下至德仁厚哀閔元元躬有日昃之勞而亡佚豫之樂允執聖道刑罰惟中然而嘉氣尙凝陰陽不和是臣下未稱而聖化獨有不洽者也臣竊伏思其一端殆吏多苛政政敎煩碎大率咎在部刺史或不循守條職舉錯各已其意多與郡縣事至開私門聽讒佞呂求吏民過失譴呵及細微責義不量力郡縣相迫促亦內相刻流至眾庶是故鄉黨闕於嘉賓之懽九族忘其親親之恩飲食周急之厚彌衰送往勞來之禮不行夫人道不通則陰陽否隔和氣不興未必不由此也詩云民之失德乾餱已愆鄙語曰苛政不親煩苦傷恩方刺史奏事時宜明申敕使昭然知本朝之要務臣愚不知治道唯明主察焉

漢書薛
宣傳

奏免張放

放驕蹇縱恣奢淫不制前侍御史修等四人奉使至放家逐名捕

賊時放見在奴從者閉門設兵弩射吏距使者不冒內知男子李游君欲獻女使樂府音監景武強求不得使奴康等之其家賊傷三人又呂縣官事怨樂府游徼莽而使大奴駿等四十餘人羣黨盛兵弩白晝入樂府攻射官寺縛束長吏子弟斫破器物宮中皆奔走伏匿莽自髡鉗衣赭衣及守令史調等皆徒跣叩頭謝放乃止奴從者支屬並乘權勢爲暴虐至求吏妻不得殺其夫或恚一人妄殺其親屬輒亡入放第不得幸得勿治放行輕薄連犯大惡有感動陰陽之咎爲臣不忠首罪名雖顯前蒙恩驕逸悖理與背叛無異臣子之惡莫大於是不宜宿衛在位臣請免放歸國已銷眾邪之萌厭海內之心

漢書張湯附傳丞相宣御史大夫方進奏

奏事

漢興已來深考古義惟萬變之備於是制宮室出入之儀正輕重之罰故司馬殿省門闔至五六重周衛擊刁斗近臣侍側尙不得

著鉤帶入房防未然也陛下聖德純備海內晏然此國家之明制

必前後備虎賁

御覽二百四十一三百三十八三百五十四並引漢名臣奏曰丞相辭宣奏

茂陵寢上食日玄鳥來集吐所含大豆紫黑色翱翔殿上此陛下

永與天無極天下幸甚

藝文類聚九十九引漢名臣奏曰丞相辭宣奏

手白牒書封與高陵令陽湛

吏民條言君如牒或議曰爲疑於主守盜馮翊敬重令又念十金

法重不忍相暴章故密曰手書相曉欲君自圖進退可復伸眉於

後卽無其事復封還記得爲君分明之

漢書辭宣傳

移書責櫟陽令謝游

告櫟陽令吏民言令治行煩苛適罰作使千人曰上賊取錢財數

十萬給爲非法賣買聽任富吏賈數不可知證驗曰明白欲遣吏

考案恐負舉者恥辱儒士故使掾平鐫令孔子曰陳力就列不能

者止令詳思之方調守

漢書辭宣傳

移書勞勉頻陽令尹賞粟邑令薛恭

昔孟公綽優於趙魏而不宜滕薛故或曰德顯或曰功舉君子之道焉可憫也屬縣各有賢君馮翊垂拱蒙成願勉所職卒功業

漢書

薛宣傳

移書池陽追署廉吏王立

縣所舉廉吏獄掾王立家私受賕而立不知殺身曰自明立誠廉

士甚可閔惜其曰府決曹掾書立之柩曰顯其魂府掾史素與立

相知者皆予送葬

漢書薛宣傳池陽令舉廉吏獄掾王立府未及召聞立受囚家錢宣責讓縣縣索驗得掾迺其

妻獨受繫者錢萬六千受之再宿獄掾實不知掾慙憤自殺宣聞之移書池陽

下賊曹掾張扶敎

蓋禮貴和人道尚通日至吏曰令休所繇來久曹雖有公職事家

亦望私恩意掾宜從眾歸對妻子設酒肴請鄰里壹关相樂斯亦

可矣

漢書薛宣傳至日休吏賊曹掾張扶獨不肩休坐曹治事宣出敎

諸葛豐

豐字少季琅邪人元帝時除御史大夫屬擢司隸校尉加秩光祿大夫左遷城門校尉免爲庶人

上書謝恩

臣豐驚怯文不足曰勸善武不足曰執邪陛下不量臣能否拜爲司隸校尉未有曰自效復秩臣爲光祿大夫官尊責重非臣所當處也又迫年歲衰暮常恐卒填溝渠無曰報厚德使論議士譏臣無補長獲素餐之名故常願捐一旦之命不待時而斷姦臣之首縣於都市編書其罪使四方明知爲惡之罰然後卻就斧鉞之誅誠臣所甘心也夫曰布衣之士尙猶有刎頸之交今曰四海之大曾無伏節死誼之臣率盡苟合取容阿黨相爲念私門之利忘國家之政邪穢濁溷之氣上感于天是曰災變數見百姓困乏此臣下不忠之效也臣誠恥之亡已凡人情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

忠臣直士不避患者誠爲君也今陛下天覆地載物無不容使
尙書令堯賜臣豐書曰夫司隸者刺舉不法善善惡惡非得顯之
也勉處中和順經術意恩深德厚臣豐頓首幸甚臣竊不勝憤懣
願賜清宴唯陛下裁幸

漢書諸葛豐傳司隸去節
自豐始豐上書謝上不許

復上書

臣聞伯奇孝而棄於親子胥忠而誅於君隱公慈而殺於弟叔武
弟而殺於兄夫曰四子之行屈平之材然猶不能自顯而被刑戮
豈不足已觀哉使臣殺身已安國蒙誅已顯君臣誠願之獨恐未
有云補而爲眾邪所排令讒夫得遂正直之路雍塞忠臣沮心智
士杜口此愚臣之所懼也

漢書諸
葛豐傳

朱博

博字子元杜陵人元帝時爲亭長遷功曹歷太常掾察廉補安
陵丞後去官入京兆歷曹史列掾出爲督郵書掾後爲郡功曹

成帝卽位除櫟陽令徙雲陽平陵入爲長安令遷冀州刺史徙并州刺史護漕都尉遷琅邪太守入爲左馮翊拜大司農左遷櫪爲大守徙山陽太守病免復徵爲光祿大夫遷廷尉進後將軍坐王立事免哀帝卽位起爲光祿大夫遷京兆尹超拜大司空遷御史大夫代孔光爲丞相封陽鄉侯坐承傅太后指奏事下獄自殺

上書讓封邑

故事封丞相不滿千戶而獨臣過制誠慙懼願還千戶

漢書朱博傳博封陽

鄉侯食邑二千戶博食邑讓

奏復置御史大夫

帝王之道不必相襲各繇時務高皇帝曰聖德受命建立鴻業置御史大夫位次丞相典正法度曰職相參總領百官上下相監臨歷載二百年天下安寧今更爲大司空與丞相同位未獲嘉祐故

事選郡國守相高第爲中二千石選中二千石爲御史大夫任職者爲丞相位次有序所曰尊聖德重國相也今中二千石未更御史大夫而爲丞相權輕非所曰重國政也臣愚曰爲大司空官可罷復置御史大夫遵奉舊制臣願盡力曰御史大夫爲百僚率

漢書

朱博傳博爲

大司空奏言

奏復置刺史

漢家至德溥大宇內萬里立置郡縣部刺史奉使典州督察郡國吏民安寧故事居部九歲舉爲守相其有異材功效著者輒登擢秩卑而賞厚咸勸功樂進前丞相方進奏罷刺史更置州牧秩真一千石位次九卿九卿缺曰高第補其中材則苟自守而已恐功效陵夷茲軌不禁臣請罷州牧置刺史如故

漢書朱博傳

奏封事免孔光傅喜

丞相光志在自守不能憂國大司馬喜至尊至親阿黨大臣無益

政治

漢書朱博傳

奏免師丹爵邑

前高昌侯宏首建尊號之議而爲丹所劾奏免爲庶人時天下衰
靡委政於丹丹不深惟褒廣尊親之義而妄稱說抑貶尊號虧損
孝道不忠莫大焉陛下仁聖昭然定尊號宏曰忠孝復封高昌侯
丹惡逆暴著雖蒙赦令不宜有爵邑請免爲庶人

漢書師丹傳博遷爲丞相復與

御史大夫趙玄奏言

奏免傅喜何武爵土

喜武前在位皆無益於治雖已退免爵土之封非所當得也請皆

免爲庶人

漢書朱博傳傅太后怨傅喜不已風丞相令奏免喜侯卽并奏

奏免王莽爵土

莽前不廣尊尊之義抑貶尊號虧損孝道當伏顯戮幸蒙赦令不

宜有爵土請免爲庶人

漢書王莽傳上